



## 傳播教育通識化，宜學宜術

吳翠珍

國立政治大學廣電學系副教授

### 此消彼長的博雅涵養與職業準備

1980年代起，美國教育界揚起一片改革之聲，「危機中的國家」(A Nation at Risk)一書直指美國教育的若干謬誤，已經使得整個國家處於一個缺乏競爭力的狀態，國民素質與國家生產力逐漸下降，無法面對後工業時代的挑戰。大學教育在這一波的改革聲浪中也備受衝擊，社會大眾對於大學畢業生的能力表現，從政府、商業界以及各個專業領域皆質疑同樣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何大學畢業生缺乏具有批判的閱讀能力，不擅清晰的思考，也無法有效的表達自己？為何大學教育不能發展出一套課程，使大學畢業生成為具博雅素養、能思考與負責任的國家公民？

而社會大眾對大學教育品質的關切，在1987年達到頂點，Allan Bloom在1987年出版了「美國心靈的封閉---高等教育對民主理想的失職與對現代學生心靈的扼殺」(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 of Today's Students)一書，在短短數週間上了全國暢銷書的榜單，顯見這個議題受到關注的程度。Bloom一書直指大學教育裡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沒落，再加上專業主義甚囂塵上，致使整個大學知識體系產生支離破碎的危機。

### 傳播教育是大學教育的次等公民？

在這一波專業與博雅的爭端中，大學裡的新聞與傳播相關科系也無法置身於外。和台灣一樣，美國傳播教育一向有其職業準備導向的本質，長期以來也習慣於為媒體業者訓練出一批又一批「不求質問、只專精某個特定工作、大量又廉價的基層勞動力」(Blanchard & Christ, 1993)。由今觀之，這種過度職業導向(excessive careerism)現象(或稱傳播教育職業化)已成為阻礙傳播學術發展也使得傳播教育越來越遠離大學教育的本質。

1987年出版的奧瑞崗報告(The



Oregon Report) 被美國新聞與傳播教育學者視為一份檢討傳播教育內涵至為重要的文件 (Dennis, 1987; 1988; 1990)。對於美國新聞傳播教育與大學其他學門的教育目標的扞格，奧瑞岡報告作者 Dennis 直言：「我們（指傳播教育者）堅信新聞與大眾傳播在當代社會中，扮演至為重要的功能，因此，傳播學門在大學教育的使命之一應該是提供學生對新聞與大眾傳播的基本瞭解」（Dennis, 1987: 1）。奧瑞岡報告進一步說明新聞與傳播在大學裡被視為第二等學門/領域的情況應有所改變。而如果傳播科系希望能成為大學裡重要的核心通識的話，首先要件是體認新聞與傳播科系所開設的課程，無論是概念性的或實務取向的，都必須與大學裡其他學門/領域的作法的想法相匹配並加以連貫。（Dennis, 1987: 50）

Oregon Report 給當時在經濟不景氣下，教育經費削減後，諸多新聞與傳播科系陸續遭裁併的情況敲了一記暮鼓晨鐘。試想，當大學的學門版圖必須緊縮時，具市場價值的傳播科系首遭裁員併系，而其他如哲學系、歷史系等看似無就業市場的科系卻屹立不搖，傳播教育不得不承認其在大學裡是次等學門的尷尬處境。

### 傳播專業教育與博雅的匯流

在職場上，要教技術給一個具備通識（博雅）教育背景的人比要教通識給一個只有專精技術的人容易多了。

Vernon A. Stone, 1985

看來，長年來傳播教育面臨的二個互為因果的困境，那就是我們把傳播當做一門學問來教，業者覺得不管用，而影響的是理論無用，實作有理，活生生的原本是一個一以貫之的學與術的過程，一切成為雞犬不相關的「理論課」與「實作課」。而當我們如是規劃與開設課程時，我們與傳播的大學理想性與學術的規格本質，漸行漸遠。現實的狀況是，媒體業者在雇用人員時，往往要求剛踏出校門的生手最好第一天上班就能上線 (Rogers & Chaffee, 1993)，美國在 1990 年代初期如是地檢討他們的傳播教育，而台灣的媒體工業與傳播向來互不聞問。大體上，媒體主管對於進入媒體行業的新手是否瞭解媒體生態、歷史、相關法規、甚至最基本的媒介在社會中的角色、第四權新聞自由意義等並不在意。這種只要求產量不重產質的操作樣態，往往直接衝擊到大學的傳播教育內涵，使得台灣大學在規劃傳播課程時，無法跳脫就業市場牽引的吸力，而所謂就業市場所要求的訓練，其實大學與業者又各自有本位的想像，因為台灣的媒體工業與傳播想來互不聞問。

如果回歸至教育宗旨與學習結果 (learning outcome) 來看，通識與專業二者之間事實上同多於異，終止博雅或專業/技術的永無止境的爭辯，應是跨入新紀元的明智之舉。再者博雅與專業教育是殊途同歸於全人的社會公民的培育，我們如何兼容以實用價值高的專業知識輔以博雅通識的精神與態度來教導學生則是更迫切



的議題，也可為大學裡的傳播教育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基點。

主張大學傳播教育的目的宜兼容並蓄通識與專業訓練的 Michigan Professional Preparation Network Report 就指出，通識博雅涵養的教育目標其實與專業培養的最終目的，兩者有許多共通之處。這本名為「強化聯結：融合大學的博雅與專業」(Strengthening the Ties that Bind: Integrating Undergraduate Liberal & Professional Study, 1988) 的報告書，以傳播為例，把專業教育的學習目標與傳統博雅教育相互聯結並列。以下僅就 Michigan Report 的題標，加以延伸討論，鋪陳一個通識與專業準備相容互通的傳播教育所涵養的學生學習結果 (learning outcome)。本文認為，傳播教育中專業訓練與博雅涵養可以是互為體用，落實表裡的匯流。

(1) 溝通能力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是指能運用讀、寫、聽、說的能力，進而獲取資訊、發展想法與有效溝通。而這種「溝通能力」也一向是傳統博雅教育所認為至為基本的培養「有知有能公民，並持續個人的發展與生長」。

(2) 批判思考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是指

能夠邏輯地、論理地以及能瞻前顧後地檢視議題與事物，是一般傳統博雅教育極為強調的思考精神。而大學裡傳播教育的專業訓練也期望學生具備完整的思考策略，不論在熟悉或陌生的情境中都能獲取、評估、應用資訊與知識，並且能分析事理、明智地決策。

(3) 情境能力 (contextual competence) --是

指能瞭解自身所處的社會情境與自然環境的「博雅人」(liberally educated person)，必須理解自己的專業工作與整體社會之間存有複雜的依存關係。同樣地，專業研習也必須具備從社會鉅觀而繁複的角度，如歷史、社會、科學、政治等現實面，綜合判斷事理的能力。

(4) 美學欣賞的敏感力 (aesthetic sensibility)

--是指對藝術欣賞與對人類行為的覺知與感同的能力，不僅適用於個人的成長，尤其在傳播專業修習上也能增進人文與社會的融合與呈現。

(5) 專業認同 (professional identity) --對專

業教育而言，不斷在專業知識、技能與價值上求增長是重要的專業認同展現，而這目標幾乎等同博雅教育中所主張的發展個體的共同意識目的。

(6) 專業倫理 (professional ethics) --即了解

專業倫理做為指引專業行為與表現的價值。而博雅教育也強調個人必須發展一套價值專業行為與表現的價值。

(7) 適應的能力 (adaptive competence) --對

個人專業的社會目的與專業角色預期改變的發生，適應改變甚至積極主動應變的能力；而博雅教育也加強個體適應環境與事豫而立的能力。

(8) 領導統御的能力 (leadership capacity) --

即在專業上能展現出作為一個具有生產力的團體成員，同時也能適當的扮演領導者的角色。

(9) 對學術研究發展的關切 (scholarly



concern for improvement) --即對於有個人專業知識上的增進與專業的發展的學術理論與應用研究保持關切與肯定，而「博雅人」也強調智識的發展過程首重心智的批判分析與邏輯思考。

(10) 終身學習的動機 (motivation of continued learning) --終身皆不斷探索與增進個人、公民與專業知識技能的成長。

以今觀之，當學生就業時的競爭對象不再只是來自台灣友校的學子，而是來自整個大中華經濟圈的所有相關科系的同行，傳播的通識教育必須以更前瞻的視角來規劃，以符合二十一世紀大學教育的使命與目的。為了因應資訊社會的成熟，整個大學的目標已經從訓練學生只能從事某一特定專業，擴展成培養學生具備社會世界公民所必須的基本素養，以適應資訊社會的多元需求，以備生涯中職業方向的多次轉換。

### 必也通識乎

*如果沒有能力了解媒體對社會深遠的影響，一個具備博雅素養的人仍然法在現代社會發揮功能的。*

*Richard Rosser, Preseident, Depauw University*

台灣的傳播工業的生態固然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外來資源與經驗的引進在經營管理上有些主動與被動的改變，然而根深蒂固的實務與學術分道分流的情況並未因此而有所轉向。儘管如此，自1990以降，

部分大學傳播教育開始自我反思整體的課程結構與傳播學門在整個高等教育與學術領域中的位置，其中專業與通識的量變與質轉是最主要的討論方向，大學傳播教育的通識與專業並重，通識為體，專業為用的方向，已展現在若干大學學程的設計中。

當我們要求學生在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或其他的學中四選二時，其他的學門，可曾要求他們的學生選修「傳播學」作為社會人文的通識？傳播通識如何進一步進入全大學的通識，也是諸多傳播教育者在理想上有共識而現實上卻十分艱困的希望工程。大學的學術學門之中，傳播學術的正當性尚待根植，再加上傳播自身的學術社區對於「傳播通識」的核心概念尚乏共同的討論基礎，在在都使得傳播學門成為大學通識素養之一的理想幾乎寸步難行。

反思傳播學門在台灣發展近半個世紀，一向專業訓練為傳播教育目的餽的，鮮少省思作為一個在大學安身立命的學術成員。傳播學門該積極思索如何突顯其大學通識的角色，並思研敞開傳播院所系在課程內涵與學習資源上的自閉個性。除了規範傳院學生在社會、人文、語言等領域的學習上向外擴展基礎，為達到傳播通識化的目的，則需要設計一些媒體素養的課程與學程，鼓勵院外學生了解傳播學門。我們或許可以透過提供密集而深刻的「媒體經驗」給全校的所有學生，包括「學」與「術」兩個面向。「學」的功能包括透過研討會與論壇，討論媒體對社會的重大



影響。例如，探討政府或政治人物與新聞媒體的互動及其影響；又如，邀請倫理學者、哲學學者與媒體工作者討論專業倫理的議題。其他的學術對話尚包括檢視科學資訊的傳播對社會的影響、從歷史觀點看媒介的社會影響、廣告的心理學觀點等。唯有透過跨領域與學門的互動，使其他科系的成員與學生對於媒體與其他學門的相對與相關位置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與了解。如此一來，傳播學門的價值不只是其專業訓練上的功能上，也負有培養資訊社會公民媒體素養的通識角色與價值。

參考書目：

- 1.王石番、陳世敏(1996)：〈傳播教育課程規劃研究成果報告〉，教育部顧問室委託研究報告。
- 2.陳世敏、林芳玫、孫秀蕙、吳翠珍(1999)：〈規劃媒體素養通識教育課程成果報告〉，教育部顧問室委託研究報告。
- 3.潘家慶等(1996)：〈傳播教育核心課程規劃〉《新聞學研究》，第53集，頁85-106。
- 4.鍾蔚文等(1996)：〈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新聞學研究》，第55集，頁107-129。
- 5.鄭瑞城等(1998)：〈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前段不分系及學程規劃案成果報告〉，教育部顧問室委託研究報告。
- 6.Blanchard, R. O. & Christ, W. G. (1988). Beyond the generic curriculum: The enriched major for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Portland, OR, July 2-5) (ERIC ED 295 208)
- 7.Bloom, A. (1987).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8.Dennis, E. E. (1987, April). News, advertising, and the public. *Communique*, a publication of Gannett Center for Media Studies. New York, N. Y.
- 9.Dennis, E. E. (1988, Spring). Whatever happened to Marse Robert's dream? The dilemma of American journalism education. *Gannett Center journal*, pp. 2-22.
- 10.Dennis, E. E. (1990).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and its critics. *Syracuse Scholar*, 10(1), 7-13.
- 11.Rogers, E.M. & Chaffes, S.H.(1993).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y: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3:4, 125-131
- 12.Strengthening the ties that bind: Integrating undergraduate liberal and professional study (Report of the Professional Preparation Network). (1988). Ann Arbor, MI: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